

# 《集韵》和《类篇》的俗字初探

杨小卫<sup>①</sup>

(华南农业大学 人文学院, 广州 510642)

**摘要:**《集韵》和《类篇》中收录的俗字主要有简省、增繁、偏旁改换、讹变、书写变易、全新创造、借用 7 种类型。这些俗字反映了汉字系统发展的趋势, 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关键词:**《集韵》;《类篇》;俗字

## Chinese Vulgar Characters in *Jiyun* and *Leipian*

YANG Xiaowei

(Humanities Institute,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42, China)

**Abstract** Chinese vulgar characters collected in the *Jiyun* and *Leipian* fall into the following seven categories: simplified, complicated, element changed, erroneous use, writing simplified, newly-created and borrowing. Reflecting the development tendency of Chinese character system, these Chinese vulgar characters have important research value.

**Keywords** *Jiyun*; *Leipian*; Chinese vulgar characters

“ (俗字) 就是与正字相对而言的主要在民间流行的通俗字体。”<sup>[1]</sup>《集韵》、《类篇》是宋代官修的韵书与字书,<sup>[2-3]</sup>两书是宋代辞书双轨制的重要代表, 被誉为姐妹篇。这两部辞书中收有一些俗字, 是研究俗字的重要材料。

《集韵》、《类篇》收录的俗字, 是作为两书异体字的组成部分置于注释里面。《集韵》中分析俗字用得最多的术语是“俗作……非是”, 也有少数几例“俗从……非是”;《类篇》中分析俗字用得最多的术语是“俗作”、“俗别作”、“俗作……非是”、“俗从……非是”; 较少用术语是“俗别作”、“俗……从……”。

《集韵》共收 157 个俗字,《类篇》共收 56 个俗字, 其中既在《集韵》中出现又在《类篇》中出现的有 41 个, 所以《集韵》、《类篇》两书共收 172 个俗字 (不重复计算)。我们对这 172 个俗字的演变历程进行穷尽性地考证, 再参照张涌泉先生对俗字的分类,《集韵》、《类篇》中俗字的形成主要有七种途径。

### 一 简省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 是最重要的辅助性交际工

具。为了便于交际, 字形的简省就成了古今文字演变的一大趋势。《集韵》、《类篇》中简省的俗字有 40 个。

例如: “米”可以代替某构件, “繼”的俗字“继”, 其中“米”就代替了“繼”右边的部分构件。又如: “亂”俗作“乱”, “舌”代替了“亂”的左边构件。由于简省形成的俗字, 其构字理据并未改变, 因此也并不影响字形的辨异。

### 二 增繁

文字要求简便, 有简化的趋势。但为了完善交际工具的功能, 使其与汉语的丰富性、明晰性相适应, 文字又有了繁化的趋向。在形体繁化的同时, 大多数俗字的造字理据也发生了重构。《集韵》、《类篇》中的俗字, 其增繁方式主要有以下 3 种:

#### 1. 增加笔画

《集韵》、《类篇》共 6 个。

例如: 席,《说文》:“籍也。《禮》:‘天子、諸侯席, 有黼黻純飾。’從巾, 庶省。臣鉉等曰:‘席以待賓客之禮, 賓客非一人, 故從庶。’祥易切。古文席從石省。”由此可以看出“席”是一个从巾庶省声的形声字。《集韵·韵韵》:“席困,《說

① 收稿日期: 2009-03-11

基金项目: 华南农业大学校长基金 (2008X024)

作者简介: 杨小卫 (1970-), 女, 湖南宁乡人, 华南农业大学讲师, 博士, 主要从事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研究。

文:‘籍也。’《禮》:‘天子、諸侯席,有黼黻純飾。’從巾,庶省。亦姓。古作囙,俗作磨,非是。文十五。”

张涌泉先生认为:“有些偏旁构件的增繁,是与人们对字形结构的错误理解有关的。如《颜氏家训·书证篇》称六朝俗字‘席中加带’,在一般人看来,‘席’字大概是从‘广’、‘(廿/巾)’声,而‘(廿/巾)’不成字,于是就改为形体相近的‘带’,这大概是‘席中加带’的‘磨’的成因。”<sup>[4]79</sup>

## 2、增加偏旁

形声字成为汉语造字的主导趋势之后,人们总是依靠在本字上加注意符或声符的办法造字。《集韵》、《类篇》中共22例。

例如:“羨”是“羨”的俗字。

“羨”本身是一个会意兼形声字,如《说文》“羨,貪欲也。從次,從羨省。羨呼之羨,文王所拘羨裏。似面切。”孔广森云:“從次從羊,會垂次羊肉之意。”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次亦聲。”这个“次”即“涎”的本字,所以“羨”从语源上讲,与“涎”同源。《集韵·线韵》:“羨,《說文》:‘貪欲也。’從次,從羨省。一曰餘也。俗作次,非是。文二。”在“羨”字上累增表意符“水”成俗字“羨”,使看到羊肉,垂涎三尺的贪吃相更加逼真。

## 3、类化增繁

类化就是人们在书写时容易受到上下文或者其它因素的影响,给本没有偏旁的字加上偏旁,或者将偏旁变成与上下文或其它字一致,这就是文字学上的类化法。<sup>[5]62</sup>《集韵》、《类篇》中类化增繁的俗字仅3例。

如“驥”是“虞”的俗字。

按:《说文》:“虞,驍虞也。白虎黑文,尾長於身。仁獸,食自死之肉。從虎吳聲。《詩》曰:‘于嗟乎,驍虞。’五俱切。”《集韵·虞韵》:“虞从吳,《說文》:‘驍虞也。’白虎黑文,尾長於身,仁獸也,食自死之肉。一曰安也,度也,助也,樂也,亦姓。古作从、吳。俗作驥,非是。”由于“驥”经常与“驍”连用,遂受“驍”的构件“马”的影响,故类化增繁为“驥”。

《集韵》、《类篇》中俗字的繁化,或是分化字义、或是区别字形、或是更好地表音,这是辨异的造字规则在起作用。

## 三 偏旁改换

由于文字总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人们用改换偏旁的方式创造新的俗字,以适应表音义的需要。

### 1、改换表意的偏旁

《集韵》、《类篇》中此类俗字共22例。

例如:“馆”俗作“館”。馆主要有两种功能即供客人吃和住。侧重在吃就是“馆”;侧重在住就为“館”。这些体现出观察角度上的差异。

### 2、改换表声的偏旁

改换表声的偏旁在《集韵》、《类篇》中共有15字。

例如:“逃”是“逃”的俗字。

按:“逃”字是形声字,《说文》:“逃,从兆,从辵。”

徒刀切。”《集韵·豪韵》:“逃跳,徒刀切,《說文》‘亡也。’或作跳。俗作逃,非是。”“逃”,《改并四声篇海·辵部》引《玉篇》:“逃,遁也,避也。”《字汇·辵部》:“逃,俗逃字。”“逃”改正字的声符“兆”为意符“外”,更加生动地阐释了“逃”字飞快向外面奔跑的意义。

《集韵》、《类篇》用改换偏旁的方式创造新的俗字中,新的意符是对原有意符的优化,表意更加明晰;新的声符也是对原有声符的优化,俗字中新的声符都比其正字的声符更能反映该字已经变化了的读音。

## 四 书写变易

汉字迭经变更,由甲骨文、金文发展到楷书,字形处在不同的变化之中。在汉字形体演变的过程中,人们对字形结构的不同理解和安排,同一结构的字会产生不同的书写形式。不过,由于书写变易形成的俗字不会造成造字理据的根本改变。《集韵》、《类篇》中这类俗字共有19字。

例如:“恠”是“怪”的俗字。

按:《说文》:“怪,異也。從心圣聲,古壞切。”《集韵·傀韵》:“怪傀,古壞切,《說文》:‘異也。’或作傀。亦書作恠。俗作恠,非是。文十三。”“怪”字声符为“圣”,“圣”字又作“左”,《龙龕手鏡·土部》:“左圣:苦沒反,汝南人雲致力於地中曰圣。二。”《康熙字典·土部》:“圣,亦作左。”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左”无疑是个俗字,其实不然。“圣”字从土从又,“又”篆文作“𠂇”,楷定作“又”,亦作“ナ”,故“圣”字又写作“左”,因此“怪”字的俗字写作“恠”。

## 五 讹变

讹变为字形演变的一种特殊形式,字形讹变是指在文字的使用过程中,由于字形的相似,或由于构字部件的类化、简化、形声化及其它原因,而将某些构字部件误写成与其意义不同而构形近似的其它部件,结果造成了字形结构上的错误,这类现象,习惯上称之为字形讹变。

讹变是汉字在书写过程中形体发生的不规则变化,虽与原字形近似,实际已改变了原来的造字依据,导致构形理据也发生讹变。它与“书写变易”不同,所引起的变化已经产生了字的“质变”

《集韵》、《类篇》中这类俗字比较多,共有30字。

“𠂇”是“𠂇”的俗字,“𠂇”是“𠂇”的俗字,“𠂇”是“𠂇”的俗字,“𠂇”是“𠂇”的俗字,“𠂇”是“𠂇”的俗字等等都是传写讹变的结果。这一类重点就在于“𠂇”字上。

从文字发展史来看,引起字形讹变的原因很多。

首先,古汉字阶段,文字规范化的约束力普遍比较薄弱,文字在使用过程中,讹变发生的机会也就较多。

其次,汉字的符号化、抽象化趋势,也必然影响了汉字形体的演变,使得汉字形体的“理据性”常常受到破坏,讹变也就在所难免了。

我们不能否认,讹变给人们认字带来了困扰,学者们的研究甚至可能因为字形讹变导致错误的结论。但是,在反复的淘汰选择中有资格得以幸存,从而被“扶正”成为正体字

的,一般来说,它们都符合汉字发展、演变的要求和规律。

## 六 重新造字

有时候,人们在创造俗字时完全不考虑正字和俗字之间的联系,用全新的构件重新创造结构崭新的字。这些字大多数是根据基本字义组合几个部件用会意造字法而成,当然,也有为简化字形而造的新的形声字。无论是由会意造字法抑或简化字形形成的俗字,俗字与原字形已经不相同,相应地,造字的依据也发生了改变,形成理据的重构。总体来说,这类俗字比较少。《集韵》、《类篇》中这类俗字共有10字。

例如:“𦍋”是“𦍋”的俗字。

按:《说文》:“𦍋,夜戒守鼓也,從豆蚤聲。《禮》:昏鼓四通為大鼓,夜半三通為戒晨,旦明五通為發明。讀若戚。倉歷切。”《集韵·锡韵》“𦍋𦍋,倉曆切。《說文》:‘夜戒守鼓,四通為大鼓,夜半三通為戒晨,旦明五通為發明。’或作𦍋。俗作𦍋,非是。”造字的本意是指以鼓守夜戒备,后代不仅用鼓,也常用钲锣报警,从豆之形,不再能明示意义,所以重新造从鼓从金的会意字“𦍋”。

## 七 借用

有些俗字或者俗字的某一构件带有假借性质,是人们用自己比较熟悉的字去取代同音或者音近的不常用字以及字形繁琐的字。由于这种性质的字多看成是假借字,《集韵》、《类篇》中对假借字用凡例的形式作出了明确的说明,而把它们看成俗字的并不太多,共8字。

例如:“𦍋”是“𦍋”的俗字。《说文》:“𦍋,亟詞也。從𠂔從由。或曰𦍋,俠也。三輔謂輕財者為𦍋。”徐铉注:“由,用也。任俠用氣也。普丁切。”《集韵·青韵》:“𦍋,傍丁切,《說文》:‘亟詞也。’一曰𦍋俠也。三輔謂輕財者曰𦍋。俗作𦍋,非是。”在蜀语中“𦍋”音𦍋,代词,相当于“俺”,明李实《蜀语》:“自謂曰𦍋家。𦍋,音𦍋。任俠也,猶北人之謂𦍋家,俺家。”(《汉蜀》3038A)“任俠也”三字正是承《说文》或曰一义而来。“𦍋”普丁切《广韵》音与直音𦍋同,蜀方言中自称曰“ping家”,音与“𦍋”相当,故借“𦍋”字这个字来代表口语中“ping”这个音而俗书或写作“𦍋”,并非专造“𦍋”字以表示

“ping家”的“ping”。<sup>[4]908</sup>

这种由于借用形成的俗字,由于其表意成分消失,已经看不出该字本来的造字依据,构形理据已经淡化或失落。

以上概括了《集韵》《类篇》所辑录的172个俗字的7种类型。即简省、偏旁改换、字形讹变、增繁、书写变易、全新创造、借用。其中,简省所占比重最大,占23.3%。其次是偏旁改换,占21.6%;字形讹变所占比重也大,占17.4%;增繁,占16.3%;书写变易,占11%;全新创造,占5.8%;借用,占4.6%。综上所述,我们认为,《集韵》《类篇》中俗字存在以下演变规律:首先,简省是俗字也是整个汉字系统发展的主要趋势。汉字发展的总趋势是简省。尽管在两书中也存在一部分比正字繁化了的俗字,但是,繁化不是主流,简化才是主流。其次,形声化是俗字也是汉字系统发展的主要趋势。《集韵》《类篇》中很大一部分俗字都是在其表意字基础上通过增加、更换形符或声符而形成的新的形声字。第三,字形讹变是俗字也是汉字演变的一种特殊而又不可忽视的重要规律。讹变是发生了讹误的字形变化,它以特殊的方式推动了汉字的发展演化。此外,我们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每一个俗字的产生都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总是融合了多种演化方式,因此其类别归属比较复杂,甚至颇有争议。对于两可的俗字,我们只就其主要特点加以归类。《集韵》《类篇》两书收录这些俗字,反映了汉字系统发展的趋势,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 参考文献:

- [1] 陈建裕. 五十年来的汉语俗字研究[J]. 平顶山师专学报, 1999(3).
- [2] 丁度. 宋刻集韵[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5.
- [3] 司马光, 等. 类篇[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3.
- [4] 张涌泉. 汉语俗字研究[M]. 长沙: 岳麓书社, 1995.

责任编辑: 李珂